

中国当代民间 诗歌地理

张清华——主编

下卷

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中国当代民间 诗歌地理

张清华 主编

下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 / 张清华主编.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060-7593-0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诗歌研究—文化地理学—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9816 号

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

(ZHONGGUO DANGDAI MINJIAN SHIGE DILI)

主 编: 张清华

策 划 人: 张 杰

产品经理: 傅 愈

责任编辑: 姬 利 傅 愈

责任审校: 张海静

封面设计: 罗 洪

统 筹: 吴玉萍

责任营销: 傅 愈 010-64258071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56.5

字 数: 118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593-0

定 价: 9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18117 64218115 6421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中国当代民间 诗歌地理

张清华 主编

下卷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第三辑

诗歌与人

一、《诗歌与人》简史

黄礼孩

1999年11月8日，诗人黄礼孩在广州创办了《诗歌与人》诗刊，至今已出版二十六期：《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展（一）》《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展（二）》《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2002中国女性诗歌大扫描》《完整性写作》《2003中国女诗人访谈录》《安德拉德诗选》《最受读者喜欢的十位女诗人》《“完整性写作”的诗学原理》《俄罗斯当代女诗人诗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一个诗评家的诗人档案》《彭燕郊诗文选》《柔刚诗歌奖专号》《俞心樵诗选》《国外五诗人诗选》《1917—2007中国新诗漂流书》《张曙光诗选》《5·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5·12汶川地震诗歌写作反思与研究》《新诗90年序跋选集》《蓝蓝诗选》《古马：种玉为月》《东荡子作品专刊》《追蝴蝶：朵渔诗选》《我的小学生活》《诗评家诗人诗选》等。推出“70后”“中间代”“完整性写作”“女性诗歌”“翻译诗歌”等诗歌概念和专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进程，其中“70后”“中间代”已被选入大学教材和写进《中国当代新诗史》。

《诗歌与人》的办刊理念是做别的诗刊不做或遗忘的部分，竭力呈现一个不重复的诗歌现场。正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该刊以学术视野和自由精神，对处在嘈杂模糊状态中新世纪实力诗人的写作，用



《诗歌与人》第1期，2000年



《诗歌与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2004年



2004年的黄礼孩

板块集纳的方式，作出了系列性的推介，是21世纪初中国最为重要的民间诗刊之一。

由于《诗歌与人》遴选作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该刊成为被转载最多的大型诗歌民刊，并被国家图书馆及国内外名牌大学图书馆所收藏。《诗歌与人》因其在装帧设计印刷上的时尚、精美，从而也引导了中国民刊的装帧设计，丰富了民刊的视觉效果。

2001年获《诗选刊》颁发的“最受欢迎和关注的民间诗刊奖”；2003被《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誉为“中国第一民刊”；2003年获“首届中国民间诗歌奖·优秀编辑奖”；2004年获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颁发的“2004年度国际最佳诗刊奖”；2005年获第三届龙文化金奖（优秀编著奖）；2006年《诗歌与人》被《诗选刊》杂志评为“中国诗歌十大品牌”之一。

“诗歌与人·诗人奖”于2005年设立，是一项国际诗歌奖。首届颁给葡萄牙最重要的诗人安德拉德先生；第二届颁给了“七月派”最后一位老诗人彭燕郊先生；第三届颁给诗人、翻译家张曙光先生；第四届颁给诗人蓝蓝；第五届颁给俄罗斯诗人英娜·丽斯年斯卡娅。

黄礼孩先后与安琪、江涛、陈陟云等诗人合作主编《诗歌与人》，亦先后与澳门国际研究所、东方葡萄牙学会、佛山传媒集团、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市文学创作研究所、瑞士文化基金会、敦煌文艺出版社等单位、机构进行合作，繁荣了诗歌，为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主要成员作品

海男（三首）

准备

我准备好了身体，用来在词语中搏斗
早晨降临了，我准备好了情绪
上火车或下火车，准备好了图片
既像墓地，又呈现出了花园

忙碌的我，空间如此之小
然而，大海就在旁边，尽管大海很远
然而，滇池就在眼前。我准备好了孤独
就像准备好了镜子，把一生的毁灭看见

鱼死了，在池中，鱼的肚皮如此白
死亡是一种苍白，活着是一种红色
或者绿色，然而，我准备好了饥饿

用来品尝。早晨我打开天窗，看见了对面的我

荒凉

更多的时候，胸前是一片荒凉

并不想在荒凉之中筑巢，然而我的身体

已经呈现出筑巢的趋势

用臂、胸、脖颈、脚踝蜷曲起一只巢

比起鸟儿的筑巢方式来，我的胸前

缺少的是羽毛，那些从鸟身上蜕变下来的

羽毛是柔软的，我亲眼看见一只鸟儿

它的羽毛落下来，落在枝丫深处

面对荒凉降临时，唯一的方式就是筑巢

人体上没有羽毛，人体上只有光滑的皱纹

以及指纹间散发出来的线条

它可以使我在一只洞穴和岩石上筑巢

来吧，密友

下着细雨，云南最西部的一场

淋湿了最干燥的树枝，淋湿了燃烧的火堆

淋湿了我像蛇一样失去的方向

来吧，密友，到我的双膝前来寻找一条小路

最里面一层的树枝已经淋湿

就像身体最里面的一层衣服湿透

只有乳房才可以晃动，催促我们把旋律听见

只有用手才可能触摸到乳房，它属于我的密友

趁着天越来越黑，舞越来越模糊

来吧，密友，趁着眼睛已经变得越来越明亮

打开一只盒子吧，来吧，密友，把我的新秘密
展现于你，在雨中，我的灵感像树一样已经发芽

黄礼孩（四首）

在不同的地方

我看见了 you

在黑暗来临的时候

我踮高了脚

正是这种无知

原谅了我的恐惧

多少年过去了

黑夜还落在世上

它迈着安静的却步

看着我们沉默变老

在不同的地方

身体

落日越跑越黑

黑到伸手就可以触摸

它向更低的地方跑去

它把更多的星光

带到辽阔的大海

落日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时代

蜜蜂在油菜花的摇曳中闪烁

蜜蜂飞进飞出

像大地繁密的吐纳

这世上的时光
是上帝唯一的奖赏

我多想赋予时代意义
在没有理想的年代
小小的幸福与快乐
是每天的奢侈

误入迷途的信使
在油菜花与蜜蜂之间
危险而优美

回家

长年的战争啊
我要带花朵回家
但不知什么样的风
才能吹开它

什么样的人能承受生活的善良和邪恶
回忆带来了铁锈的沉默
桌子上的书本开始
向被砍下的树木致歉

自然啊，你对谁宽大为怀
在星空之下
所有的事物都像峡谷中的风
慢慢把自己弄丢

东荡子（二首）

琴音

每一片耳朵都在竖起小提琴躺在琴箱
飞扬和旋转在幽咽他们静听
蜗牛啃噬过的残缺的草叶
将成为晴空雷声的序曲
他们都在静听草叶残缺的叹息
蜗牛从草叶上下来又爬上树的根部
它要顺着树干爬上去那里有更大的叶子
在光线突然变得暗淡黑纱
在天空铺展逃窜的哀叫低下来
他们都在静听蜗牛离去后草叶残缺的述说
每一片耳朵都贴到了一起在另一棵树下
他们都在静听祭师的剪刀把黑纱剪开
嘘没有比这更好的琴音什么都听不到
什么都看不见当蛇在祭台上伸出脖子和身体
闪亮着死去蜗牛已爬到了树的肩膀

月亮第一次照耀

甲壳虫呼吸在神秘与发现之中的草地
啄木鸟也表现出极大的欢欣从树洞口探出头来
时代的变迁则悄悄行进在光阴的旅途
大地与河流伸展着无穷无尽的奥秘而饱含激动
他们在深入在园子里的果树上红了脸

老人的手把你安置在恬静的庄稼地
秋风越过雨水和城市传递劳作与丰收的号子
谁都在指望秋天的降临如今它降临在你的身上
野兔已经来到鸡群之中在舔吃滴着露水的青草
不朽的轮子在深入幸福顺着牵牛花爬上了篱笆

当星星的耳语对你说出喜悦禾苗对你吐露
它内部的热情石榴花蜷缩的热情在舒展
恋人们从草尖上醒来他们带回爱的果实
仿佛月亮第一次照耀你已获得整个田园
早晨的果树呼吸在神秘与发现之中

世宾（四首）

酒后

睡着了，那些饮酒作乐的人们
那些借酒浇愁的人们，睡着了
他们是诗人、流浪汉、农民工或者官员
他们来自不同阶层，在不同的地方
喝酒。此时，他们全都睡着了
这一刻，他们终于放弃他们在世上
显赫的身份或卑微的出身
他们终于平等地分享了夜的静谧
和酒神许诺给世间的所有财富
逃犯停止了亡命天涯的脚步
寡妇咽下了嘴角的泪滴，梦中
她有了新欢；农民兄弟的水稻又熟了
盗贼坐地分赃；失窃者的财宝
失而复得。啊，就在今夜
无论是优质的，还是劣质的
这杯中之物，为所有人
架起了一座浪漫主义的桥梁
把所有人送回了春和景明的开元盛世
老人不再受到汽车的惊吓
流浪汉在天桥下沉睡，不再受到驱逐
来路不明的财产，有了一个好去处
他们终于可以为所欲为，却不会
伤害他人；他们终于可以

借着酒的翅膀，
悄悄地——飞越这满怀遗憾的人生

这个人

从树木取出琴箱，取出万物的合唱
从一滴水，取出万物，取出我
而我，是万物中最破碎的一块
还未从众多的碎片中，拓出五官的轮廓
还未从自己的肺部发出过响声
我还未证实，我已来过，就要消逝
在泥沙俱下的碎片中，我已回不到
一滴水；琴箱回不到树木
音乐静止，在众声喧哗之中

香炉山

香炉山距离本城一十五公里
是我未曾走过的地方：那里是
一个酒厂，出品一种有名的白酒
一个天然公园，有茂林修竹
还有一个火葬场，整天冒着浓烟
许多人积蓄了一生的欢乐和疼痛
都在这里完结，在这里平等地得到休息
不再受到意外的惊吓和骚扰

香炉山距离本城一十五公里
我从未去过，但我能感觉到
它的存在：作为城市的肺部
它每日生产着上千吨的氧气
作为酒厂和墓场，它帮许多人

暂时或彻底地，还清
他们留在世上的所有债务

香炉山距离本城一十五公里
我从未去过，但肯定与我有关

致诗人郑玲

她有两所房子，一间在珠江边
藏身于喧哗的市井之间，毫不显眼
一间建造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那里收藏着星星、流云和风景
以及孩子们泄露了秘密的笑声
这里简朴、粗糙，留下了时光的痕迹

她在人群中，走得有些趑趄
她被挤倒过，踩踏过
但她爬起身，拍灰拍尘
又向前走去。叫嚣和冷眼
怎能让一个诗人弯下腰来？
他们不知道她的腰间别着一根硬骨
时间和病疼可以夺去她青春的容颜
却不能熄灭她心中燃烧的火焰
她献给这片苦难大地的歌

虽然已到了耄耋之年，她的歌
依然那样清越，里面饱含着
对朋友们的爱和对敌人的宽恕
她不需要计较，也不需要安慰
她安坐在沙发上，收集着行云、星光
收集着越来越难以凝结的晨露
她有时眺望着窗外盛开的夹竹桃
便露出了少女般羞涩的微笑

杜涯（三首）

问为何事来人间

年年开在树上的繁花
究竟为了什么事情
要来到这寂寞的人间——
开在寂寞的庭院，寂寞的路边
寂寞的山坡，寂寞的河岸
（那一年我是无知的少年
走在树木开花的乡村路上
一树树的繁花，仿佛一个人
来到人世上，对我说话）
而年年开在树上的繁花
一定为着什么事情
才来到这寂寞的人间——
开在寂寞的庭院，寂寞的路边
寂寞的山坡，寂寞的河岸……

惊醒，2004

下午，我从睡眠中醒来
一片树影杂乱地在窗上晃动
一个母亲用凄凉的声音
呼唤着孩子的乳名
一个游乡人叫卖着大米、小米和黄豆
他的声音似乎消失在了某条街的拐角
而一阵吉他声从远处断续传来
——也许它已被弹响了一个午后
光线斜斜地照进屋中，它是否
也照在某个坐在街边的老人身上
我闭上眼睛：我开始滑落
向着猛然出现的生命的黑洞

滑落——几秒，几分钟，几小时
 或者就是：整整一生
 谁家婴儿的啼声。我睁开眼睛：
 吉他声渐渐停止，我渐渐浮出黑洞

十一月

在这个月份，我总是不能记下一切
 尽管事物越来越变得单纯
 世界也越来越透彻：
 孔雀飞去，河流哭泣
 菊花在天国和地上同时凋败
 我记下了气候，记下了阳光和流水
 它们却转瞬即逝

十一月，我走向树林
 一次又一次，我看到叶子自树上落下
 我看到这同样的一件事情
 在整个世界上进行着
 这是个无法回避的月份，每天都有
 一些什么东西在消失
 被带走和被抛弃
 当你站在空地上，风在四周吹拂
 这时你感到你一生当中的昼和夜
 都在随风流去

只是当你抬头仰望
 你心中会惊喜和温暖：
 在那些事物消失的地方
 升起了纯粹、透彻、明朗
 ——秋天的高傲，死亡的光芒

朵渔（五首）

高原上

当狮子抖动全身的月光，漫步在
 黄叶枯草间，我的泪流下来。并不是感动，
 而是一种深深的惊恐
 来自那个高度，那辉煌的色彩，忧郁的眼神
 和孤傲的心。

无边的细雨

一万枚树叶在闪光，好像真有一
 万颗心灵，因为自惊蛰至谷雨所带来的
 惊人变化，它们为自己的遭际哭泣
 无边的细雨，我还指不出它们
 确切的边际，就像永远不明白
 那些明亮的树叶，来到世上的
 确切时辰。这也等同于
 一次激动人心的初吻，我们最好不要
 指出，谁是主动的，谁是被动的

河流的终点

我关心的不是每一条河流
 她们的初潮、涨潮，她们的出身、家谱
 我关心的不是她们身形的胖瘦，她们
 长满了栗子树的两岸
 我不关心有几座水泥桥跨越了她们的
 身体
 我不关心她们胃里的鱼虾的命运

我关心的不是河流的冰期、汛期

她们肯定都有自己的安排
我关心的不是她们曾吞没了几个戏水的顽童
和投河而去的村妇
她们容纳了多少生活的泥沙
这些，我不要关心

我关心的是河流的终点。她们
就这么流啊流啊，总有一个地方接纳了
她们疲惫的身躯，总有一个合适的理由
劝慰了她们艰难的旅程。比如我记忆里的
一条河流，她流到我的故乡时
已老态龙钟，在宽大的河床面前
进进退退，欲走
还休

暗街

天黑下来之前我看到
成片的落叶和灰鼠的天堂
以及不大的微光落在啤酒桌上
天黑之后雨下得更加独立，啤酒
淹没晃动的人形
和随车灯离去的姑娘

在这个时辰幸福不请自来
在这个时辰称兄道弟说明一切
我来这里
不是寻找一种叫悲伤的力量
而是令悲伤无法企及的绝望

野榛果

在越省公路的背后，榛子丛中
我双手环抱 她薄薄的胸脯
一阵颤抖后，篮子扔到地上，野榛果
像她的小乳房纷纷滚落

她毛发稀少，水分充足
像刚刚钻出草坪的蘑菇
我将软软的阴茎放在她的腿间
她诡秘地笑，四周花香寂静

在采榛子的年龄，我们都乐于尝试
这小兽般的冲动，而快感却像
地上的干果，滚来滚去
坚硬但不可把握

三、诗学观念

在南方写作

黄礼孩

生活在南方的广东，浮躁的环境使人们的内心被不停歇地追逐、挤迫，而这繁重、琐碎、快速与高压的复合却催生出一群群的诗人，他们在寻求生活，也在寻找生命最温暖的部分。对他们而言，诗歌是获得心灵自由的最佳途径。

诗歌是梦想,生活是现实,诗歌是生活这棵大树通过思想和文字的枝条结出的果实。在这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诗歌曾经拥有的高姿形象逐渐淡去,成为内心的珍物。虽然我们诗意地栖居不是生活的现实场景,永远只能是一种怀念,但我们还是在写着,不为为什么,只为自己在当下的生活找到一处可以去往的绿洲,敬畏文字、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让梦想照入现实,穿越现实生活的屏障,抵达人性的纯美之境。

像其他所有的地方一样,南方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能量场,但南方特有的环境令诗人们不得不放弃对诗歌数量的追求。就广东而言,几乎没有一个诗人可以保持高产量的写作,他们唯一能够做到对这一不足的弥补,便是不得不在诗歌的质量上有更高更严厉的要求。事实上,只有对质的要求更高,才更能推动诗歌的建设。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通过诗人们的努力,广东已成为一个诗歌繁荣的大省,跻身于全国优秀行列的诗人为数不少,他们在诗人群体里享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不过,坦白地说,在广东看似庞大的诗歌群体中,仍然有太多的诗人尚未完成诗歌写作的现代性转换,诗歌文本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诗人们对现代性观念和思维还缺乏足够的自省和觉悟。虽然这不是诗歌的根本问题,但诗人要在写作中传递光明、表达美感、播种智慧、重塑心灵,所依靠的不是华丽的辞藻、空洞的抒情、长句短句的分行排列,也并不关乎技巧和才华,所以,它作为一个关键的桥梁,只有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才能抵达独立的、完整的价值标准和精神品质。

当然,让诗歌回到人性是诗人必然的方向,也是终极的目标。诗歌要温暖人心,要有感人的眼神,要唤醒内心的宗教,重视人性,重视人道的精神,体现人对自己的真诚发现,因为没有什么比得上诗歌更能直指人心了。这样的诗歌是真正的诗歌,它远离了粗俗和无聊,消除了黑暗,永远在将人类的尊严唤醒。

诗歌是孤独的事业,我尊重那些把诗歌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诗人,但我更珍爱热衷于现实生活中的诗人。因此,我为南方广东的诗写者感到特别骄傲。他们遭遇商业的狂风暴雨冲洗,内心更趋真实,他们与生活保持亲密的关系,又能随时抽身离去。一方面他们对广东的生活并不麻木;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力图把思想的火光



《诗歌与人·5·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总第19期,2008年5月



2002年的杜涯

带给日益冷淡的世界。广东诗人在过度商业的语境中，不为欲望庸常的生活所淹没，摆脱了物质的诱惑和焦虑，他们的写作不再是虚妄和高蹈、粗鄙和阴暗、矫情和夸饰，在日渐庸俗化的世界，而是从容地抵达诗歌的内部，对人与物都有着新的发现。他们的这种边缘性的进入，恰恰暗含了从物质到精神的必由之路，诗人不再心存他念，在历史的火光的照耀下回到承载万物的大地，回到人性的温暖。

再神圣化的期待

世宾



2005年的朵渔



2002年的世宾

当我目睹日常叙事和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写作艺术”统率诗歌写作，并成为一种普遍的写作技法和写作方向时，我便知道，这个时代，连一个诗人的最后情感也被彻底“解构”了。没有人再相信自身的真诚，相信他们对世界的爱，就连他们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物的爱与恨也被瞬间的无关痛痒的“细节”取代了，诗歌已不是我们诚挚感情的载体，它变成了与油翁毫无差别的技艺练习。

写作，实质上就是在唤醒人的内心，就是个体对整体回归的寻求，无论人如何活着，活到何种境地，都必须保持必要的良知、怜悯、羞耻和爱，并以此面对自身和周遭人们的生存，用自己的心说话，向世界说出自己内心的喜悦、忧伤和愤怒。在此时，人类的灵魂和肉体的确已被分离，个体与整体的联系的确已命若游丝，但是，诗歌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盏明灯，它不能与现实同流合污，它必须以它的精神强度，照亮人的生存，在现实的基础上、在另一个更高的向度上建立一个新世界。“再神圣化”写作便是在这一理想下提出的。“再神圣化”一词来自斯宾诺沙，它的含义就是重新愿意从“永恒的方面”看待人或者从中世纪基督教的统一的概念中来看待人。在中国诗歌写作至当今这种状况，日常主义写作的泛滥；不负责任的言行四处喧哗；不去专注人在当下生存困难处境下的抗争、不屈和不可磨灭的良知，而沉溺于华而不实的词语垒叠、不着边际的语言游戏，在这种状况下，明确地提出诗歌的“再神圣化”是十分必要的。诗人这项桂冠不能献给专事投机取巧、视野狭隘的码字匠或偷窥者，更不能献给心胸狭小的占山为王的草寇。“再神圣化”对诗

人和诗歌的期待就是在完成一个完整的人的概念上，在当下生活和写作上的努力和艰难的展开。

为人的完整性写作

现代文明之后，人的完整性就不再自我呈现。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发展，使人从人神结合的西方力量美学和天人合一的东方和谐美学中扯拉出来，人忽然发现自己一无是处，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彻底否认了人是神所生的儿子；受尽污染和破坏的大自然也向东方人关闭了通向超凡脱俗的大门。东西方忽然发现大家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古典的家园已不再在现实中存在，人与世界已失去了联系，人与整体分离使人陷入了孤独无助的境地。这一发现，使人一下子没了主意，人类陷入了迷惘、挣扎、沉沦和疯狂之中，这就是在尼采宣布上帝已死后不久，福柯便宣告人也死了。

这是西方哲学发展的线索，也是东方面临的现实。由于通信、交通工具、互联网络和全球的商业化，使古典时期东西方因自然的隔绝而形成的不同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现代的技术面前逐渐被抹平；资源共享和全球化的文化、政治、经济生活的互动，使东西方在现代之后便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当然局部的差异在一定时间内还必然存在）：那就是人的完整性缺失的问题。人的存在已不能自显，它必须通过证明，通过行为和思想来印证。可以说，整个现代主义文艺思潮，都是在找寻回到人的完整性的努力，就像亚当在找寻他遗失在世界的肋骨。那根肋骨的确是从他身上取出的，但已不知遗失在哪里，这就是现代生活中人类的困惑、迷惘和疯狂的根源。上帝和自然消失之后，人悲惨的遭遇便开始挤逼人的一生，这是任何一个现代人无法逃脱的劫数。

在这个背景下，为人的完整性写作便成了整个现代的写作理想。在这里，完整性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1.回到人自身，使灵魂和肉体达到和谐的统一，警惕物化、异经对人的侵蚀。2.它怀着一个隐秘的渴望，就是人不再孤零零地散落在这被喧哗和各种欲望淹没了的人间，而是回到世界的整体中。诗人的工作，就是“印证人类无论作为个体还是整体依然活着”（黄以明《拆迁的轰鸣》）的努力。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对每个时代存在的一些具有使命感的人这样描述：“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人对于神圣的事物具有非比寻常的敏感，对于他们宇宙的本质，对于掌理他们社会的规范具有非凡的反省力。在每个社会中都有少数人比周遭的寻常伙伴更探寻、更企求不限于日常生活当下的具体情境，希望经常接触到更广泛、在时空上更具久远意义的象征。”具有“穿越当下具体经验之屏障的这种内在需求……”（希尔斯《知识分子与权势：比较分析的一些角度》）希尔斯的论断完全适合诗人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责和他必然要具备的精神气度。这气度是他自身的，也是时代所希望的。

为人的完整性写作，就是要求诗人在观察一个人或世界的时候，必须看到神圣的、永恒的、象征的意义以及个体心灵为体验、获得神圣性（良知、尊严、爱）在当下背景下的艰难和苦痛，而不是去抱住表象的生活、具体的经验，去沉湎于日常片段、事件和在处理这些事件过程中呈露出来的意味，去肯定为应和世俗事务所采取的短暂的、具体的、庸俗化的谋生策略。然而当

前有许多诗人完全放弃了对人的完整性发现的努力。他们更信任被日常生活、日常欲望所培养起来的情感、价值观和认知方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 1908-1970）在概括青年人的心理症状时，他说：“当今一些青年人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防卫机制，也就是去神圣化防卫机制。这些青年怀疑价值与美德的可能性，他们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受了欺骗或挫折。”他在《引向自我实现的种种行为》一文举了一些例子，与当今中国诗坛一些诗人的心理症状十分吻合，其中一个例子是谈到“性”的，他说：“这些青少年已经使性‘去神圣化’。性无所谓，它是自然的事。”他的意思就是“年轻人把性弄得过于自然，使它在许多场合已失去诗意，也就是说，性已失去几乎一切含义”。他们已不习惯从一切大写的意义上看待人和事物。而完整性的期待就是要去除这种心理学所谓的“去神圣化机制”，从表象的幻象回到人本身的神圣、永恒的一面上来。

矛盾性的人更值得信任

为人的完整性写作，在这一理念下写作、生活，诗人会立即发现要这样做困难重重。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人与世界的整体已经分离，社会生活与美学意义的诗性世界已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而诗人又是生活在现实社会里，内心却在渴求那个诗性世界，因此，他的尴尬便显而易见。

但正因为追求完整性的艰难，所以具有矛盾性的人更值得信任。这是一个诗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生活问题。诗人们一方面无法放弃世俗生活，他们必须为他们的时代、族性，最终为他们自己的肉身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而置身于无可逃遁的日常；另一方面，他们保存了人类必要的梦理、渴望和永不妥协的精神。这两种状态在任何一个优秀的青年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就构成了人的矛盾性。从人道主义角度，人有权选择任何他愿意选择的生存方式，但作为诗人，作为人类的良心和警醒面，他们就必须承担起责任，他的生活和诗歌必须有理想主义的光芒。必须声明，本文是献给这个时代严肃的艺术家而非普通的大众。基于这点，我不必讳言在文艺美学中不可或缺的理想色彩。只有守住这份理想色彩，才能使人的完整性呈现出来。

当下的社会生活，物质已成为衡量“生存真理”的唯一标准，各种谎言在精美的包装下肆意横行，人们为生存、生活放下尊严和良知，而民间偶尔的骚动也仅是为混碗饭吃的揭竿起义。从人道角度，这无可非议。当今的诗人们事实上也深陷这种生存困境之中。我深知他们陷入这种尴尬局面言说的艰难；我深知他们为柴米油盐，为儿女的学费和妻儿的住房伤透了脑筋。但诗人必须从这种境况中抽身出来，诗人的责任并不是为某一集团申冤，或为他们的生存涂脂抹粉，那是政治领导、记者、律师干的职责，诗人必须为更高的律令发出声音。

诗人的声音，可能与诗人的现实生存有些微的矛盾，这并不可怕。作为人，作为一个在平凡世界生存的人，他顾及的事情实在太多，这是导致我们怯懦的根源，但这千万不要成为我们非一致性的借口。一个诗人必须对一致性，即他的声音和生活的一致性怀着深深的期待。这种一致性是因为精神性的提升，而逐渐渗透到现实的生存中，并最终达到心灵与现实生活的同一。但我清楚，这是难的，它要求一个诗人必须用一生的努力。

在当下，基于人性怯懦的一面，我对矛盾性的人是信任的，但我也看到另一种一致性的人，那就是彻底被物化或被功利欲望支配的人，这是些自甘平庸、麻木，甚至残忍的人，他们以种种借口，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他们的行为，这是可悲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一个很著名的诗学观点，就是“奥斯威辛之后，诗歌是野蛮的”，他指的是一个美好、和谐的世界已在炮火中破坏殆尽了，诗人无视这种生存现实不加批判地歌唱，便是对美的践踏。世界的伤口在已进入另一个世纪的今日，还远未修复，外部世界和人心内部遍布废墟。贪婪、残酷、怯懦和物质化的欲望一直折磨着我们，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眩晕”的欲望一样，人总是有一种向下堕的冲动，它使人感到和风拂面，不需有任何抵抗和自我克制。这是人不断弱化的过程。

当下性的追求

伟大的心灵都必须产生于当下，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无宗教的民族，神的世界与我们无涉，神性的世界有时候我们无法触摸，但通往人的完整性的道路，却从来没有向我们关闭。人可以在自己的现实世界通过认识、抗争，直到自我实现。事实上，诗歌是没有进化论的，只有保持和随时代变化的创新：保持的就是诗性中永远不能或缺的良知、尊严和存在感；创新的是因背景不同、诗性产生的方式不同而形成的新的形式和语言。浪漫主义时代，诗人像夜莺一样歌唱大自然，歌唱爱情和为一切自由而战的骑士精神，便是最高的美学；而经由工业文明和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以及经历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的灵魂世界与肉体世界产生了分裂，个体与人类整体失去了联系，在现实的生存背景下，如果艺术失去批判精神，美也就无法产生，另一个区别于现实的诗性世界便无法出现。

必须强调，任何与现实合谋的诗学都是可疑的。但诗歌必须与当下结合，与人实实在在的生活结合，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诗意如何在此产生而不是丧失这不能靠一厢情愿的附着，或装模作样地挖掘，也就是说，诗意不能够靠与他们被日常培养起来的情感或“掌理他们社会的规范”结合来实现，它必须通过对现实生存的批判，必须在现实世界之外重新建立另一个世界，保持一种具有神圣性的精神在现实中生活、写作，并最终达到对完整性的发现和丰盈的体验。关于当下性的论述，还涉及一个人的本体的问题。政治、知识、表象化生活都对诗人本体的呈现构成威胁，任何沉溺于现实生活的写作都会使诗人被某些非本体的价值道德因素引向歧途。在这里重提当下性写作是十分有必要的，由于过去的政治因素和稍微松绑之后的得意忘形，使中国诗人一直对本体的体认能力低下不堪。本体的缺失使诗人、作家展现的当下生存比时间消失得更快，更早地模糊不清。“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关热火朝天的劳动生活的作品就不用说了，当前关于“肉体在场”的诗学写作也同样是本体缺席的写作。从来——在像动物一样呼吸的每时每刻，无论高尚或卑劣，“肉体”都是“在场”的，这一单方面的“在场”，还不能构成整体性的呈现；只有“肉体”和“灵魂”同时“在场”，整体才会呈现。可以这样概括：诗人必须怀抱整个人类，与人类的苦难和欢乐一起，他所触摸的事物，他坐的椅子，他喝水的杯子